

宁波闲话：

要好看红绿，要好吃鱼肉

宁波老话：日里三餐饭，夜里三板板。这里的板，指铺板，通常由三块铺板拼成一张床板。这话的意思，似乎是说吃饭和睡觉都是人生中的重要事情。

宁波老话又说：要好看红绿，要好吃鱼肉。这话又进了一步，说出了吃的要义。

宁波人称吃饭的屋子，叫吃饭间，相当于现在人们所说的餐厅。

宁波人称烧饭煮菜的屋子，叫灶间，或者叫灶跟间，还有的叫灶偏间——因为旧时农村大多把灶间搭建在正屋的后

面或旁边。这灶间，相当于现在人们所说的厨房。

旧时，农村的灶间，几乎每户人家都砌有灶台，宁波人叫灶头。倘若经济条件不够好，或者家里房子不够大，就使用缸灶。缸灶是一种煤炉型的瓦缸灶，烧柴火，能移动，属于简易灶台。

宁波老话：外头充阔佬，屋里烧缸灶。意思是指虚荣心强的人打肿脸充胖子。



扫描二维码可欣赏音频



配音：方芝萍 漫画：任山葳

红人堂·幸福年

笑得像“虾潺” 宁波方言趣谈

宁波地处东海之滨，方言的形成与海洋有很大关系，比如宁波人讲话嗓门大，表达意思直来直去，估计是海边风大浪大，说话必须简洁，音量要大才能听得清楚。

除此以外，宁波话词汇中有许多海洋元素。

比如骂强盗叫“绿壳”，原来当年盘踞在海岛上的倭寇，出动侵扰沿岸居民时坐的船就是绿壳船，老百姓远远看到这种颜色的船便会喊“绿壳来了”，久而久之，“绿壳”便成了强盗恶霸的代名词了。

又如形容某人十分开心、敞怀大笑，宁波人说他笑得嘴巴像“虾潺”一样。“虾潺”又称“豆腐鱼”，身子不大嘴巴大，用来形容一个人哈哈大笑时张大嘴巴的样子，非常形象。

再如讲某人吊儿郎当，故意懂装不懂，听见装没听见，宁波人称之为“翻白泥螺”。泥螺一般腌后才吃，如果腌得不够咸，又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，很容易变质，一变质，壳就发白并上浮。用“翻白泥螺”形容变坏了的某些人，也非常合适。这种词语在宁波老话中数不胜数。

宁波话的另一个特点是形象生动，喜欢以物喻人、以物喻物、以物喻行，可谓活灵活现。比如某人机灵，宁波人说此人“踏着尾巴头会动”；比如某人长得又高又瘦，宁波人说这人像“晾杆”一样；比如某人字写得很差，模糊不清，宁波人说这个人字写得像“蟹爬”；某小孩手脚不停，很顽皮，宁波人说这小孩像“猢猻得了热食”；某人睡眠差，每天很晚睡觉，宁波人讲此人是“夜游神”……

宁波话在长江以北的人听起来，好像讲外语，尤其像讲日语。的确，日语中有许多词语的发音是从宁波话中借鉴过去的。比如日本人碰面的招呼用语“您好(こんにちは)”，音译为“柯尼气娃”。宁波沿海渔民之间早上碰面，第一句可能就是问“今天捕鱼去吗”，用宁波话发音是“柯鱼气伐”。就像过去相互见面要问一句“饭吃了没”一样，“捕鱼去吗”也可以理解为一句招呼语。如此说来日本话的“您好”，十有八九是从宁波话中借鉴过去的。

所谓的宁波话，使用范围主要在奉化、鄞州、海曙、江北、镇海、北仑和余姚、慈溪的东部以及舟山市。但这些地方讲宁波话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。如过去海曙西郊、望春一带的老宁波，说话发音带有明显的气声，好像李谷一唱《乡恋》一样。

即使原来同一个区的鄞州东乡西乡，个别用词和吐音上也有区别，好在大家都听得懂，而且可以从口音中大致辨别出某人的出生地在何方。



宁波闲话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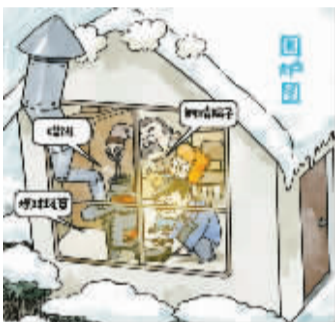
煤球风篓 烧钢精锅子

以前的城市居民通常用的是煤炉，宁波人叫煤球风炉，也叫煤球风篓。在煤球风篓上使用的，除了镬以外，还有一种铝制的圆柱形的平底锅，宁波人叫钢精锅子。

煤球风篓一般烧的是煤球，也有烧蜂窝煤的。宁波人称蜂窝煤为煤饼。

以前还有一种辅助灶具，宁波人叫五更机，其实是煤油炉。宁波人称煤油为火油，那么储存煤油的铁皮箱子，自然也称之为火油箱。

旧时农村的灶台，通常能放置两口大镬。宁波人称锅为镬。两口大镬之间，装有小型的烧水容器，宁波人叫汤锅。灶台上位于烟囱底部的神龛里供奉



的灶王爷，宁波人叫灶跟菩萨。

灶膛，宁波人叫灶洞。灶洞前堆放柴火以及人坐着烧火的地方，宁波人叫灶前地炕。点火用的火柴，宁波人叫自来火。铁制的前部分叉的拨火棍，宁波人叫火栝。

宁波人对所烧的柴火有软柴和硬柴之分。软柴一般指野草、稻草以及一些农作物柔性的秸秆。硬柴则指木头、树枝和竹筒、竹条之类的东西。

储存草木灰的缸，宁波人叫火缸。火缸，也有用砖块砌成池子形来代替的。



宁波闲话：

燥粥鞞饭 和燥燻米饭

宁波人称锅铲为镬铲，锅盖为镬盖。

旧时镬盖都是木制的，有高镬盖和平镬盖之分。

高镬盖呈桶状，在镬沿放置羹架，便于煨东西。

羹架，是一种用竹片(竹片)横竖交错制成的镂空隔断物，与高镬盖配套使用成了一个小蒸笼。

宁波人称蒸煮为煨，有时候也叫煨(方言“虾”音)。

宁波人称稻谷去除谷壳的过程，叫轧米。

米有早稻米和夜稻米之分。



江南一般种两季水稻，第一季水稻，叫早稻，轧出来的米叫早稻米；第二季水稻，叫晚稻，宁波人也叫夜稻，轧出来的米就叫夜稻米。

把米买回来，宁波人叫糴米。淘过米的水，宁波人叫淘米浆泔水。

宁波人根据米饭的干湿程度，分为粥、汤饭、泔饭、燥粥鞞饭和燥燻米饭几种。



推荐榜



水银

宁波城厢最古老的地名，筱墙之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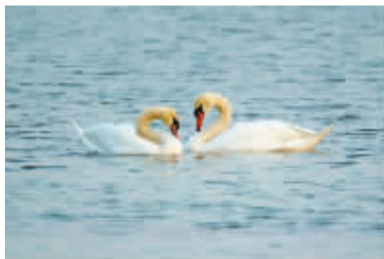
大江走笔

你对“罗振宇跨年演讲”审美疲劳了吗



大山雀

太美了！
疣鼻天鹅首次飞临宁波



刘明君

因为有爱，
大家庭充满阳光



龚国荣

镇海冬日里油菜花开了，
蜜蜂采蜜忙

